

《少年文艺》名家精品文丛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名家名作精选集·小说卷①

「彩绘版」

守望麦田

曹文轩
张抗抗
董宏猷
两色风景
等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少年文艺》名家精品文丛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名家名作精选集·小说卷①

「彩绘版」

守望麦



曹文轩

张抗抗

董宏猷

两色风景

等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麦田: 彩绘版 / 曹文轩等著. —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6

(《少年文艺》名家精品文丛: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精选集. 小说卷; 1)

ISBN 978-7-5589-0187-4

I. ①守… II. ①曹… 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0626号



守望麦田 (彩绘版)

《少年文艺》名家精品文丛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名作精选集·小说卷①

周 晴 谢倩霓 策划

曹文轩 张抗抗 董宏猷 两色风景 等著
宋浩志 吴 磊 陈 佳 薄 文 赵明利 特约编审

责任编辑 吴丽丽 美术编辑 陆 及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陆 赟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地址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发行 北京阅思客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 100085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甲28号科实大厦D座10层

易文网 www.ewen.co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保定市鑫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 / 32 印张 6.375 插页 20页 字数 115千字

201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89-0187-4/I·4181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对于青少年来说，阅读是获取知识、丰富人生体验的重要途径。特别是阅读文学作品，不仅能够使青少年获得心灵的滋养、美的熏陶，还可以帮助青少年提升文学素养、积累语文知识。为此，我们特地选编了这套《少年文艺》名家精品文丛，为广大青少年朋友提供一套适合阅读的文学读本。

这套丛书中的作品均是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的文学精品。《少年文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刊最早的儿童文学杂志，也是目前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原创儿童文学刊物之一。自1953年诞生以来，《少年文艺》坚守纯文学理想，用纯净的文字记录了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成长轨迹和发展面貌。

在《少年文艺》走过的60多年的历程中，数以千计的儿童文学精品佳作竞相绽放。我们从中精选了165篇作品，辑成8册小书。体裁上，既有情节生动的小说（《守望麦田》《青柠时代》《行走的季节》《木桌分界线》《写给身边的你》），也有语言清丽的散文（《七色书简》），有文字隽永的诗歌（《诗与少年》），也有趣味盎然的童话（《时光邮差》）。这些作品表现了不同时代少年儿童的生活内容与精神面貌，既有表现祖辈童年感悟的上世纪50

年代的作品，也有表现当下少年儿童生活的 2016 年刚刚发表的新作。这些文章的作者，既包含任溶溶、葛翠琳、孙幼军、金波等前辈作家，高洪波、曹文轩、张之路、沈石溪、梅子涵、陈丹燕、常新港等一线作家，也包含中青年实力派作家彭学军、汤素兰、王巨成、伍美珍、谢倩霓、饶雪漫、殷健灵、郁雨君等，以及小河丁丁、两色风景、廖小琴、王璐琪等儿童文学新锐。题材上则全面展现了少年儿童五彩斑斓的生活与丰富多样的情感，有与玩伴的纯真友谊，有与家人的真挚亲情，有学习生涯的趣闻，有家庭生活的琐事，有成长过程中的烦恼，也有青春年少时的懵懂……不同体裁、不同年代、不同作者、表现不同主题的文章均拥有着纯净的品质，可以为青少年读者提供阅读的纯粹和美好。

我们期待这套丛书能成为广大青少年朋友最佳的成长伴侣，在阅读中洞察人生、汲取滋养，并能收获一份简单、纯粹的阅读的快乐。

编者

2017 年 6 月

目 录

甜橙树 / 曹文轩	1
古 钱 / 董恒波	20
葱 花 / 郁 青	31
“阿 烦” / 张抗抗	39
男生寄来一封信 / 陈丹燕	50
白公山的刺莓 / 小河丁丁	60
门的那边 / 两色风景	74
一条杠也是杠 / 冯与蓝	90
温暖的冬夜 / 董宏猷	104
勇敢的人 / 施雁冰	119
云聚云散的日子 / 戴中明	126
向往远方 / 王巨成	138
春末十月 / 王璐琪	157
还有一种故事 / 常新港	172
雪里的春天 / 吴树声	186

甜橙树

曹文轩

男孩弯桥，一早上出来打猪草，将近中午时，觉得实在太累了，就拖着一大网兜草，来到油麻地最大的一棵甜橙树下，仰头望了望一树的甜橙，咽了一口唾沫，就躺在了甜橙树下。本来是想歇一会儿再回家的，不想头一着地，眼前的橙子就在空中变得虚虚飘飘，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一睡着就沉沉的，仿佛永远也醒不来了。

那只草绳结的大网兜，结结实地塞满了草，像一只硕大的绿球，沉重地停在甜橙树旁，守候着他。

秋天的太阳雪一般明亮，但并不强烈地照着安静的田野。

田埂上，走着四个孩子：六谷、浮子、三瓢和红扇。今天不上学，他们打算今天一天就在田野上晃悠，或抓鱼，或逮已由绿色变成棕色的蚂蚱，或到稻地里逮最后一批欲飞又不能飞的小秧鸡，或干脆就摊开双臂、叉开双腿，在田埂上躺下晒太

阳——再过些日子，太阳就会慢慢地远去了。

他们先是看到弯桥的那只装满草的大网兜，紧接着就看到了躺在甜橙树下的弯桥。四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沿着田埂，向甜橙树一路跑来。快到甜橙树时，就一个一个地变成了猫，向弯桥轻轻地靠拢，已经变黄的草在他们的脚下慢慢地倒伏着。走在前头的，有时停住，扭头与后面的对一对眼神，动作就变得更轻了。那番机警的动作，不免有点夸张。其实，这时候即使有人将弯桥抱起来扔进大河里，他也未必醒得过来。

他们来到了甜橙树下，低头弯腰，轻轻地绕着弯桥转了几圈，之后，就轻轻地坐了下来，或望望睡得正香的弯桥，或互相挤眉弄眼，然后各自挪了挪屁股，以便向弯桥靠得更近一些。他们脸上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快乐，仿佛无聊乏味的一天，终于因弯桥的出现，忽然地有了一个让人喜悦的大转折。

此时，弯桥只在他的无边无际的睡梦里。

阳光透过卵形的甜橙树的叶子，筛到了弯桥的身上、脸上。有轻风掠过枝头，树叶摇晃，光点、叶影便纷乱错动，使四个孩子眼中的弯桥，显得有点虚幻。

弯桥笑了一下，并随着笑，顺嘴角流下粗粗一串口水。

女孩红扇“扑哧”一声笑了——笑了一半，立即缩了脖子，用手紧紧捂住了嘴巴。

光点、叶影依然在弯桥身上、脸上晃动着，像阳光从波动的水面反映到河岸的柳树上一一般。

几个孩子似乎想要干点什么，但都先按捺住自己心里的一份冲动，只安然坐着，感兴趣地观望着沉睡中的弯桥……

弯桥是油麻地村西头的光棍刘四在四十五岁上时捡到的。那天早上，刘四背只鱼篓到村外去捉鱼，过一座弯桥时，在桥头看到了一个布卷卷，那布卷卷的一角，在晨风里扇动着，像只大耳朵。他以为这只是一个过路的人丢失在这里的，看了一眼就想走过去，不想那布卷卷竟然自己滚动了一下。桥头是个斜坡，这布卷卷就因那小小的一个滚动，竟止不住地一直滚动起来，并越滚越快。眼见着就要滚到一片水田里去了。刘四撒腿跑过去，抢在了布卷卷的前头，算好了它的来路，双脚撇开一个“八”字，将它稳稳挡住了。他用脚尖轻轻踢了踢布卷卷，觉得有点分量，就蹲下来，用又粗又短的手指，很笨拙地掀起布卷卷的一角，随即“哎哟”一声惊呼，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等他缓过神来时，只见布卷卷里有一张红扑扑的婴儿的脸，那婴儿似乎很困，微微睁了一下眼，鱼一般吧唧了几下小嘴，就又睡去了。

人愈来愈多地走过来。

刘四将布卷卷抱在怀里，四下张望，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人群里一片叽喳：“大姑娘生的。”“是个小子。”“体面得很。”“大姑娘偷人生的都体面。”……

油麻地一位最老的老人拄着拐杖，对刘四大声说：“还愣着干什么？抱回去吧！你命好，讨不着老婆，却能白得一个儿子。命！”

跟着刘四，弯桥在油麻地一天一天地长大了。先是像一条小狗摇摇晃晃地、很吃力地跟着刘四，接下来就能与刘四并排走了，再接下来，就常常抛下刘四跑到前头去了。但到八岁那年春天，弯桥却得了一场大病。那天，他一天都觉得头沉得像顶了一扇磨盘，晚上放学回家时，两眼一黑跌落在了放水的缺口里。刘四穷，家里没有钱，等东借西借凑了一笔钱，再送到医院时，弯桥已叫不醒了。医生说 he 得的是脑膜炎。抢救了三天，弯桥才睁开眼。等他病好，再走在油麻地时，人们发现，这孩子有点傻了。他老莫名其妙地笑，在路上，在课堂上，甚至是在挺着肚皮撒尿时，都会没理由地说笑就笑起来。有些时候，还会自言自语地说一些让油麻地所有的人都听不懂的话。

油麻地的孩子们，都希望能见到弯桥，因为这是一个可能获取快乐的机会。有时，他们还会觉得弯桥有点可怜，因为养他的刘四实在太穷了。油麻地最破的房子，就是刘四的房子。说是房子，其实很难算是房子。油麻地的人根本不说刘

四的房子是房子，而说是“小草棚子”。别人家的孩子，只要上学，好赖都有一个书包，弯桥却用不起书包——哪怕是最廉价的。刘四就用木板给弯桥做了一只小木箱。当弯桥背着小木箱，屁颠屁颠地上学时，就总会有一两个孩子顺手从地上捡根小木棍，跟在弯桥后头，“噼里叭啦”地敲那小木箱。敲快活了，还会大声吆喝：“卖棒冰——”弯桥不恼，抹抹脑门上的汗，害羞地笑笑。学校组织孩子们进县城去玩，路过电影院，一见是打仗片，三瓢第一个掏钱买了张票，紧接下来，一个看一个，都买了票，一晃工夫，四五十个人就都呼啦啦进了电影院，只剩下弯桥独自一人在电影院门口站着。刘四无法给他零用钱。等电影院的大门关上后，弯桥就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下，用双手抱着双腿，然后将下巴稳稳地放在双膝上，耐心地等电影散场，等三瓢他们出来。一街的行人，一街的自行车铃声。弯桥用有点萎靡的目光，呆呆地看着街边的梧桐树。他什么也不想，只偶尔想到他家的猪。猪几乎就是弯桥一人饲养的。刘四每捉一只小猪回来，就立即盘算得一清二楚：等猪肥了卖了钱，多少用于家用，多少用于给弯桥交学费、添置新衣。弯桥从能够打猪草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他要和刘四好好地养猪，把猪养得肥肥的。他从未饿过猪一顿。他总要打最好的猪草。电影终于散场了，三瓢们一个个看得脸上红通通的，出了电影院的大门都好一会儿工夫了，目光里还带着几丝惊吓和

痛快。弯桥被他们感染了，抓住三瓢的或六谷的或浮子的或其他人的胳膊，向他们打听那部电影演的是什么。起初，三瓢他们都还沉浸在电影里没出来，不理睬他。待到愿意理会了，有的就如实地向他描述他们所看到的，有的就向他故意胡编乱造。弯桥是分不出真假的，就都听着。听着听着就在心里犯嘀咕：怎么三瓢说那个人被枪打碎了脑袋，六谷却说那个人最后当了营长呢？一路上，他就在心里弄不明白。不明白归不明白，但也很高兴。

太阳光变得越来越明亮。

弯桥翻了个身，原先贴在地上的脸颊翻到了上面。三瓢们看到，弯桥的脸颊压得红红的，上面有草和土粒的印痕。

红扇用手指了指弯桥的嘴，大家就都伸过头来看，弯桥又笑了，并且又从嘴角流出粗粗一串口水。

田埂上偶尔走过一个扛着农具回家的人。

三瓢觉得腿有点坐麻了，站了起来，跑到甜橙树的背后，一拉裤带，裤子哗啦落到脚面上，然后开始往甜橙树下的黑土里撒尿。尿声提醒了六谷与浮子，先是六谷过来，再接着是浮子过来，与三瓢站成一个半圆，试着与三瓢尿到一个点上。

三瓢他们是五年级，红扇才二年级，但红扇知道害臊了，嘴咕嘟着，将脸扭到一边，并低下头去。但她却无法阻挡由三

个男孩一起组成的联合撒尿声。随着尿的增多，地上积了水，尿声就洪大起来，“噗噗噗”的很粗浊地响。

当三瓢、六谷、浮子系上裤子，低头看了一眼由他们尿成的小小烂泥塘时，他们同时互相感应到了对方心里生起的一个恶恶的念头。先是三瓢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蹲下来搅拌起烂泥塘。土黑油油的，一种黑透了的黑，三瓢一搅拌，汪着的尿顿时就变得像黑墨水。

六谷低声说：“能写大字。”

浮子从近处摘了一张大大的青麻叶，用手托着，蹲在了三瓢的身旁。三瓢扔掉了木棍，捡起一块窄窄的木板条，将黑黑的泥浆一下一下挑到了浮子手中的青麻叶上。那边，心领神会的六谷拔了四五根毛茸茸的狗尾巴草过来了。三瓢、六谷、浮子看了看动静，在弯桥身边蹲下。

红扇起初不明白三瓢他们到底要对弯桥做什么，但当她看见三瓢像用一支毛笔蘸墨水一样用一根狗尾巴草蘸黑泥浆时，就一下子明白了他们的心机。她没有立即过来，而是远远地坐着。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当参加他们的游戏。

弯桥翻了一个身，仰面朝天。他的鼻翼随着重重的呼吸，在有节奏地翕动。

阳光照着一树饱满的、黄亮亮的像涂了一层油的甜橙。它们又有点像金属制成的，随着风的摇动，在阳光下，一忽一

忽地打亮闪。一些绿得发黑的叶子飘落下来，其中有三两片落在了弯桥蓬乱的头发里。

弯桥的脸上像淡淡的云彩一般，又闪过一丝似有似无的笑意。

浮子望着三瓢，用大拇指在上唇两侧，正着刮了一下，又反着刮了一下。

“八”字胡。明白。三瓢用左手捋了捋右手的袖子，轻轻地、轻轻地，在弯桥的上嘴唇上先来了左一撇。

六谷早用手中的狗尾巴草饱饱地蘸了黑泥浆，轻轻地、轻轻地，在弯桥的上嘴唇上又来了右一撇。很地道、很传神的两撇八字胡，一下子将弯桥的形象改变了，变得让三瓢他们几乎认不出他是弯桥了。

浮子将三瓢和六谷挤开，一手托着一青麻叶的黑泥浆，一手像画家拿了支画笔似的拿着蘸了泥浆的狗尾巴草，觉得弯桥眉毛有点淡，就很仔细地将弯桥的两道眉毛描得浓黑浓黑的。弯桥一下子变得很神气、很英俊，像条走路走累了的好汉，倒在了甜橙树下。

红扇在三瓢、六谷和浮子一边耳语一边捂住嘴笑时，轻走过来，见了弯桥的一张脸，“扑哧”笑了。

弯桥脸上的表情似乎受了惊动，凝住了片刻，但又很快回到原先那副沉睡的状态里。

三瓢他们几个暂且坐在了地上，看看被围观的弯桥，又互相望着，偷偷地乐。

太阳移到甜橙树的树顶上，阳光直射下来，一树的橙子越发地亮，仿佛被点着了似的。

红扇说：“该回家了。”

但三瓢、浮子、六谷都觉得不尽兴。眼前舒舒服服地躺着睡大觉的弯桥，似乎并未使他们产生足够的快乐。这凭什么呢？弯桥凭什么不让他们大大地快活一顿呢？

三瓢扔掉了手中的狗尾巴草，直接用手指蘸了蘸青麻叶上的黑泥浆，在弯桥的脸蛋上涂抹起来。他想起七岁前过年时，他的妈妈在他的脸上慢慢地涂胭脂。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个圆便从一分硬币大，到五分硬币大，直到膏药那么大。

弯桥一下显得滑稽了。

红扇看得两腮红红的，眉毛弯弯的，眼睛亮亮的。

三瓢轻声问：“红扇，你想涂吗？”

红扇摇摇头：“臊。”

浮子说：“用狗尾巴草。”

红扇说：“那也臊。”

六谷说：“还有半边脸，你不涂，我可涂了。”

三瓢觉得红扇不涂，有点吃亏。他要主持公道，将一根狗尾巴草递给红扇：“涂吧。”

红扇蹲了下来。浮子立即用双手托着青麻叶。

红扇真的闻到了一股尿臊味，鼻子上皱起细细的皱纹。浮子赶紧将青麻叶从红扇的面前挪开了一些。

红扇跪了下来，用白嫩的小胖手拿着狗尾巴草，蘸着黑泥浆，在弯桥的另一半脸蛋上涂起来。她涂得很认真，一时忘了是在涂弯桥的脸，而觉得是在上一堂美术课，在涂一幅老师教的画。红扇是班上学习最认真也最细心的女孩。红扇干什么事都认真细心。她一笔一笔地涂，涂到最后，自己的脸几乎就要碰到弯桥的脸了。那时，她也闻不出黑泥浆散发出的尿臊味了。她一边涂，一边还与另一半脸蛋上的“膏药”比大小。既然这一半脸蛋上的“膏药”是她涂的，那她就得一丝不苟地涂好，要涂得与那一半脸蛋上的“膏药”一般大小才是。

红扇涂得三瓢、浮子和六谷都很着急。

终于涂好了。红扇扔掉了黑头黑脑的狗尾巴草，长出一口气。三瓢他们也跟着她长出一口气。

他们都站了起来，然后绕着弯桥转圈儿。

红扇先笑起来，随即三瓢他们也一个接一个地笑了起来，越笑声越大，越笑越疯，越笑越放肆，直笑得东倒西歪。后来，浮子笑瘫在了地上，红扇笑得站不住，双手抱住了甜橙树。

弯桥在笑声中醒来了。

三瓢他们四个，有坐在地上的，有弯着腰的，有仰着脖

子朝天的，有抱着甜橙树的，在弯桥慢慢支撑起身子时，他们的笑声停止了，但姿态却一时凝固在了那里。

弯桥适应了光线，依然支撑着身体，惊奇地说：“三瓢、浮子、六谷、红扇，你们四个人都在这儿！”他闭了一阵双眼，又将它们慢慢睁开，但半眯着。“你们知道吗？我刚才做了一串梦，把你们一个一个地都梦到了。”

三瓢、浮子、六谷、红扇有些惊讶与好奇，一个个围着弯桥坐在地上。

弯桥往甜橙树的树根挪了挪，轻轻地靠在甜橙树的树干上。

“先梦见的是红扇。那天很热，热死人了。我跟红扇躲到一个果园里摘树上的梨子吃。好大好大的一个果园，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一个果园。红扇吃一个，我吃一个，我们不知吃了多少梨。不知怎么的，杨老师就突然地站在了那儿。直直的，那么高，就站在我眼前。他不说话，一句也不说。他好像不会说话。我和红扇就跟着他走，可我就是走不动。红扇走几步，就停下来等我。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一棵甜橙树，树荫有一块田那么大。‘在毒太阳下面站着！’杨老师说完了，人就变成一张纸，一飘一飘的就没了。我和红扇不怕，有那么大一块树荫呢！我朝红扇笑，红扇朝我笑。我们摘树上的橙子吃，一人一只大甜橙。吃着吃着，树荫变小了，越变越小，我们就挤一块儿。树荫就那么一点点大，下面只能站一个人，另